

顏氏家藏尺牘

附
考姓

三



顏氏家藏尺牘

附姓氏考

(三)

顏光敏輯

顏氏家藏尺牘卷四

白處士夢鼎

昨奉塵教。聞所未聞。敬謝敬謝。古文詩歌。海內侈談。大抵勝於才者。屈於學。勝於學者。屈於才。兩者交讎。惟我老師臺。以高明峻偉之才。敦溫厚和平之學。北地濟南。兼而有之。近今未有也。不肖窮愁失志。閒嘗涉獵於此。然無才無學。又以遭逢不偶。抱愧良深。頃獲近大君子之教。自幸得師。而入春以來。貧病交作。困頓無狀。欲執經朝夕。未能也。頃不得已。欲造吳下。向一二故人乞米。自念賤士。誰可告語。敢藉老師臺大函一二。或不致途窮之歎。如北關長興。想可多方接引耳。至於三吳選家。近奉龍門十八人爲模楷。自當布之國門。傳之百世。惟祈大老師行卷。多賜數篇。以爲風氣倡也。束裝匆匆。揣候台函。明蚤發舟。江山有懷。臨楮瞻切。江寧郡志。板藏府庫中。幸向太尊索之。并爲舍弟上致。兒姪輩小試。伏惟照拂不宣。浙江新學使者。懇賜一函。荷德不淺。門下晚生。夢鼎再頓首。

夢鼎頓首。頓首再拜。老師臺閣下。自龍江拜別。走江漢。今七年矣。未敢修尺素。通慇懃。上候左右。緣恐賤之士。不得志於時。甘心窮餓。無敢復言天下之事。億當世之知。然知己感恩。時時仰望風采。諷誦訓誨。無刻不依依。老師臺左右也。舍姪眉鄉。試回敬。聞垂問。不肖何人。行能無所表見於世。猶蒙大君子不棄。葑菲存之夾帙中。感念天高地厚。與山俱高。與江俱永也。私念章句之學。尙可邀遇有司。卽執鞭冀北。登堂

稽首。一吐積素。不謂困頓至此。茫茫海宇。既賤且貧。且將老矣。誰可告語耶。已而思之。與其呼於不知己之前。自取侮辱。無寧訴於知己之前。以求救解耶。展轉再四。益深景仰。老師臺當代之人傑。吾黨之楷模也。翱翔金馬。傳播金石。振起古人。興動來學。今者負用人之權。具知人之鑑。天下人才進退。無不持衡得當。以爲當世之用。卽一能一技。俱在網羅布置之中。不肖鄙菲下士。骨性猶存。素蒙大君子訓教。許以氣誼。接以文章。一旦棄之泥途。聽其窮餓以老。與草木同腐朽。豈老師臺十年培植之意耶。韓子曰。未嘗求之。不可謂上無其人。況父母師保之前。何妨披瀝甘苦。求救水火也。茲時三十口待命於窮窶之子。又母妻之喪未葬。兒女之婚未完。人情至此。其何以堪。舍弟鼐。又以加納入都。百端拮据。自顧不暇。遂竟窮餓以死。實所不能甘心焉。敢求老師臺拔之泥沙之中。置之衽席之上。千里內外。或館或幕。引以一席文字之學。尤所熟嘗。學使諸公。如山左兩浙中州。皆不肖有舊者。懇仰憑高之呼。得荷筆爲役。自食其力。以餘給家。自此借以讀書。尙可鞭策末路耳。臨稟曷勝惶恐悚仄待命之至。

前奉塵訓。始知會墨房書。京本原有禁約。歸過三山。見懸之國門者。兩月餘矣。坊間諸選亂真。無如江寧選本之甚。適年兄程諱化龍之弟見過。言同許子位年翁。奉宗伯公命來南。刊房書全本者也。前部示并封面。俱此兄攜來。且家喻戶曉。而賈人射利。竟視公令如弁髦。所選庸惡不堪。兼之錯僞亂真。所關風教不小也。老師臺職掌邦教。當此起衰振敝之時。天下望風者衆。南國首善之地。不遵部禁。長此安窮。此斯文之轉樞。世道人心之係屬也。伏乞老師臺均票收取坊間僞本。出示禁約。或行府縣申明。部堂來諭。庶

幾斯文有厚幸焉。若同門會墨之盛，無過老師臺本房。此天下有耳有目者，共聞共見，奈何諸本寥寥如此耶？昨查吳門盛符升持論，徐彥和文起，俱遵部頒所選甚盛。若此間計甫草之法，虞道巖之同書諸本，俱係坊賈僞本，非出其手。其中文字，以僞亂真，不一而足。若不一爲研究，恐不可底也。老師臺起八代之衰，砥中流之柱，名山國門，先哲後學，均賴模楷，伏望留意，幸甚。選目一二呈覽，全本必祈票行收取，一覽可知。又啓者，上元覆試案發，寒家子姪，無一與者。前蒙台諭，允爲轉致，補入覆試，借光良多矣。并謝。

白大理夢弼

受業門生白夢弼百頓首謹上。老夫子座下，夫子家居讀禮，盡誠盡孝，穀升火改，倏忽三年。弼門牆小子，誼當執經襄事，緣匏繫區區，京華旅食，東望亭雲，惟有翹企，頃捧讀手教，猶如耳提面命，自愧頑劣，何以仰承德意耶？讀太夫子傳與墓表，忠孝節烈，至性耿耿，生平視死生猶旦暮，則考終之日，自能以談笑空死生。況夫子與諸夫子，人品文章，卓越當代，堦前膝下，盡屬璫璣，作者述者，傳爲盛事。在太師母與夫子，傷泰山之旣頽，痛洪流之不返，而在太夫子降陟在天之靈，自顧瞻俯仰而無憾也。尤喜叨菴阮亭文字，典質朴老，能不爲世俗之文。二君能自爲不磨，亦附太夫子以不磨矣。時事瀾翻，日甚一日，夢弼自返，趙起囁嚅，旣無其具，樽彝鼎彝，又無其資，惟闔門株守，料理僕賃，騶米不遑寢處，何問其他？又所管江南一省撫軍二人，督漕河三人，揭帖每日二三尺，滿堂以平日拙於逢迎，多方指摘，每揭一筆未點，則叱爲異事。以此日夜從事點鬼簿，書名畫押，惟刑部書吏之命是聽。夫子所謂無不悉聞者，想亦聞此耶？卽如薦

舉一端。朝廷肯右文。自是盛舉。而少司農謬以其名聞。雖甚不肖。亦當奮力。無負茲舉。無奈入春以來。會審起奏。看稿日無停晷。加以熱審清獄。伺候大官。奔走苦憊。精力俱枯。竟不知筆墨爲何事矣。人命之薄。善事皆爲惡因所阻。奈何奈何。大江之南。陰雨連月。舉家數十口。嗷嗷無措。又催科之急。如雷如火。兒輩乳臭。安能枝撐。每家報到。遂不敢開。亦不敢想。終日忽忽。如醉如夢。頃聞近京一帶。旱魃繼隆。蝗亦間起。告官告吏。到處皆然。瞻烏爰止。此其漸矣。夫子墓廬中。亦念及此耶。太師母道履大安。師母道履大安。世兄道履大安。求叱名道及。天氣亢而不舒。陽愆陰伏。萬惟夫子珍重。臨稟悚仄。外薄具一絲。不敢言禮。仰祈茹存。白夢鼎再頓首。

夢鼎百頓首。恭候老夫子閣下。萬福萬安。七月家報到。得悉興居住勝。師母福履。世兄福履。百祥駢集。銷數千里外。爲舉手遙祝。又家兄與眉兒輩。時蒙提誨。推恩及烏。感切心骨。頃李長班到。傳聞買銅一項。大費清心。前余太夫子所云。修船抵兌之說。想成書餅。長安諸當事前。鼎與余太夫子極言龍江之苦。大抵必須督撫題明。部覆方有着落。恐亦難事。想記室自有主裁。不待贅也。七月之杪。羅浮張太夫子到京。一見卽訊夫子近狀。鼎已備陳。此差有名無實。非徒無益也。江寧彫敝異常。山川如故。自春阻秋。閱歷時變。鼎緣京華久滯。未克常侍軒車。俯今懷古。然中心搖搖。無時不馳座右。屈指歸期。當在菊放耳。拙稿發坊。選刻諸座師如魏龔兩夫子。俱有弁言。王田兩夫子。草而未就。端望老夫子於公冗之暇。俯賜大序。俾瓦釜亦可效黃鐘之鳴。制義倘與漢唐詩賦並傳。鼎亦庶幾附青雲以不朽矣。冒瀆冒懇。家鄉水荒。數畝薄

產俱已漂沒。眉兒乳臭，不敢啓齒。有可照拂，求老師多方噓植之。感荷鴻慈，總非筆墨所罄也。臨稟悚仄，肅百頓首。

前使者傳夫子台旨，夢鼐卽往余太夫子面訂一切，俱載前稟。想塵電鑒。後又使者賚夫子手教，復往太夫子處。云今歲原無等第，諸凡不煩清心想。使者先有稟帖到矣。鼐去歲奉命典試八閩，未出京，閩撫有疏，因海氛未靖，特請改期。但奉旨在前，不敢不行。方到貴鄉，齊河卽聞撤回改期之信。緣部文未到，住齊河五日。大雨如注，寸步不能出門。方晴而部檄已到，卽日就道回京。一切行李俱係借貸，至今債索盈門，命之不猶。好事變成惡事。邸報中俱有夫子想未見全抄耶。十月到京，又奉命同考武闈，與王阮老韓元老同事，幸而各矢清白，不致決裂。武場近添部科磨勘，此亦奇事。頃部科疏將上，幸叨庇庶幾無事。目今京察在卽，又候御試。夢鼐自授廷評以後，江南一省揭帖如山，又會審起奏，日無暇晷，不知筆墨爲何事。似此草率應考，不問知爲孫山矣。緣使者之便，附稟不次，統祈鑒宥。臨稟悚仄，夢鼐百頓首。

疊承老夫子手教，知讀禮之後，留心子史，風雅文章，當歸曲阜矣。門生夢鼐久在門牆，時親提訓，拜別以後，一切荒疎。一緣衙門雜冗，精力消耗。一緣饑寒迫身，居者行者，內外無措，救死不贍。何言文事哉。惟望老夫子軒車蚤到一日，庶幾泰岱在前，嶢嶢得有仰止爾。頃聞於桐老頗有思歸侍從堂上之意，懸缺尙多。一到可補。此時出遊，地方荒歉，恐非所宜。總不如乘時有爲之爲第一義也。顓切顓切。京察大典，想詳使者口中，不敢贅。銓曹見在漢官，一等不過幾人。若家居而得上考，惟內陞一兩人，其餘俱平平也。夫子

望重諸公推戴。故列一等之次爾。少司馬禮部科。骨肉關切可感也。太師母師母前。未修稟啓。耑候台安。臨稟悚切。夢甯百頓首。

端陽後一日。從令親孔老先生處。接夫子手教。知孝履清吉。又聞太師母安康如常。師母與世兄俱和平。清泰甚爲欣慰。雖太老師終天之慘。苦塊焚榮。自不能已。然先王立教。不以死傷生。況太老師來時去順。生榮死哀。在易謂之原始要終。在書謂之考終命。德望邁於陳荀。子弟過於王謝。又何憾乎。惟願夫子。以禮節哀。上慰慈親。併帥家衆。則太夫子於昭在天之靈。自爲含笑九京矣。念切念切。前素旌載道。拜送路傍。緣匏繫一官。未克遠送。後聞一路平坦。水陸俱順。正擬脩候。而台翰自天。如躬侍函丈。面聆清風也。適見來諭。郭門生云云。此亦異常大變。隨走敝同年大鴻臚公。託其家報中。轉致當事。又向吳北老。細述其詳。渠亦於邸抄中。有字致撫提兩公矣。地方公道。久而自彰。晴霾現雪。豈能久乎。觀縣錢年兄。今之古人。較之范縣。真霄壤殊也。郭門生又因盜案掛誤。命也。如何。緣孔使匆匆。草附數行。上呈記室。大先生前。不及耑候。求叱名道意。臨稟悚仄。夢甯百頓首。

甯抵邗。上旬日矣。回首江南。遙瞻夫子公署。如朱霞天半。可望不可卽也。交代伊邇。百端齊集。夫子慎終如始。自無毫髮遺憾。但甯自慙遠出。未克稍效區區耳。目前第一人。仍願夫子留意。滿漢同事不同情。所由來矣。鹽臺徐敬老。甯鄉試同譜。極蒙枉顧者再。但此地鹹味化爲淡味。卽貴鄉舊撫軍劉石水先生。在此多日。亦屬泛泛。況其他者。遊道之難。生命之薄。偏於甯一人兼之。素性枯槁。從與阿堵爲讎。但舉家數

十口嗷嗷無以爲生。索逋者戶外屨滿。而出門持鉢。復爾遘屯。此等苦情。惟我夫子前。迺敢告之。其他富貴人不與之言。言亦無益也。張太夫子告病辭歸。曹少宰夫子尙未出京。此撫軍劉先生之語。邗上去金陵衣帶水。片帆可到。如有見諭。或呼兒眉囑之。朝發夕至也。臨稟馳切。夢館百頓首。

仰體夫子公務殷繁。不敢過溷座右。兼以陰雨積旬。咫尺戟門。如在天上。前者面陳。卽欲渡江。又以家累過多。居者行者。無以爲資。遂至今日。迺登舟望蕪城矣。雲關交代。想在四月望之前後。館當歸趨畫鶴。侍聆誨教也。經筵初開。益都太夫子。首講大學聖經。高念老。沈繹老。俱賦詩上頌。聖人。事事右文。而館以藜藿之身。不克致青雲之路。所望輦上諸君子。力爲薦揚。古人急於效用。而恥於自媒。夫子回京時。一言九鼎。倘得側名小臣之末。生成之恩。皆出宏造。太夫子與海豐夫子。俱祈鼎致。合肥夫子衙門。時時共事。又不待懇矣。螺浮太夫子。與館桴鼓之契。非一日。且薦賢愛才。出自太夫子夙心。孫祚翁之接引後學。其手援館。總在夫子懇致區區耳。理學詩賦。一時鴻文大開。凡一長一技。俱可效進。漢唐故事。可考也。夫子其有以教我。冒昧草陳。惟祈密之。勿使他人見也。登舟伏舷。不次臨稟。悚仄。夢館百頓首。

蕪城之去金陵。一葦可航。而館以餬口四方。遂至睽違函丈。如許其久。視古人立雪賣鏡。千里負笈者。真雲泥之不相及也。頃聞夫子還朝伊邇。從茲山川綿邈。道範遙深。擬當日侍座右。兼祖餞道旁。尙不克子弟服依之誼。不意肺病陡發。不敢御風。輾轉旅次。進退爲艱。遙望節麾。惟有神溯。倘青翰尙不卽解纜。館從陸道馳歸。拜送江干。若追隨不及。惟於邗江水湄。趨承誨訓也。臨稟不勝悚仄。貴鄉舊撫軍劉子延先。

生曹少宰中表兄弟。太常孫胙老同門密友。偶爲廣陵之游。囑鼐致聲夫子前。兼問江寧吳父母。便中夫子齒及之。子老聲望夙著。想吳父母所必照應者也。夢鼐百叩。

初三日冒熱向上谷做乞兒。人生至此。誠可悲歎。然回首楚豫一帶。烽火無家。此又天上矣。數日後便可追陪函丈。見孫門生。求以前所留粗樣家伙。暫借開單。將來一一繳還。其京師所用小轎。自然留下。併囑之。亦暫借一月七八月糧船到。自己一轎附載而來。亦併繳還。部中大抵無他。倘有必到之事。夫子諭寺中守房人。自可星夜趕至保郡矣。臨稟依切。夢鼐百叩。

鼐從火窟中。方下蹇驢。不克搗衣侍側。函丈部中何日截缺。求詳示。路上中暑。此刻正在尋醫服藥。喘息稍定。卽走候宮牆。面聆一切。王輔臣投誠果否。傳聞紛紛。併求示。薄命之人。因窮冒熱。因熱生病。究竟毫無救於窮。只可向夫子言。不敢爲他人道也。夢鼐百頓首。

今早踵謁。值公出。昨承命燈下卽草成稿。但題目平常。自序處不敢多。多則於文體不大合。末後引蘇軾數語。其中恐有訛謬。須將蘇文進陸贄劄子中對之。因書卷久發回。寺中無一卷故也。孔年兄謹慎老成。須芟削過。惟夫子大筆圖之。鼐百頓首。

晉候夫子函丈後。僵臥山寺。迷悶不知所措。此時惟有新推閩中督撫。可以空銜題薦。而四顧岑寂。無有手援者。不知夫子能爲拯溺否。或與岷瞻商之可乎。途窮之呼。語不擇音。惟夫子酌量之。前讀岷瞻碑文。其序事宏亮典重。與孟堅齊驅。其頌高視闊步。英偉不常。韓蘇之亞。不意其古學進步至此。夫子見之。當

爲不寐也。少宰推杞瞻之意。甚爲殷切。或煩杞瞻。再以此訊之。何如。日來聞滇渠病死。果爾。則蕩平有日。但無如此生淹塞。無能側身士大夫之林。奈何。奈何。冒昧妄稟。不勝悚仄。受業門人百叩。

白處士眉

昨承教誨。如在暗地。忽見大光明也。歸來檢得史記抄。迺鹿門先生手評。頗堪玩索。孫山人一冊。亦隱士上乘。詩句兩種。愧未裝飾。蓋因台命急需故耳。家伯確於明日登舟。蒙太老師慨允北新一札。求椽筆。即揮隨付來。价高厚。豈僅家伯頂戴耶。容面謝不一。門下晚學生。白眉百頓首。

京俟考

所寫牌扁。想卽舜老及年翁寫者。將來牌扁正多。今以年翁在內。賢勞又專。委弟協同幫寫。故不得復入內直。發本當必更置一人也。特此敬復。尙容面謝。小弟京頓首。

弟奉堂諭。亦撥寫牌扁。暨離內直。諸惟年翁賢勞。少遲當再追隨年翁也。特此馳佈。容晤謝不一。京弟頓首。

寓齋雨阻。過擾行廚。敬謝承惠大集。歸來盡兩燭。始能卒業。真如見泰山滄海。覺前民之陂塘島嶼。皆不足名山水矣。拜服拜服。小照呈覽。倘荷不棄。錫之數言。用壓歸囊。可免羞澀也。家乘二種附上。諸容晤悉。不一。肅啓。顏老先生年臺。晚弟貞九頓。

均俟考

十三日弟至婁中奉賀新禧不得相見。悵甚悵甚。二十五至崑山。二十六七可達雲間。快讀近作矣。敬此先聞。上樂圃先生吾師。弟均頓首。

昨諸公苦拉留在青老寓中。且有平山堂之游。故不果趨教。飲酒不顧尙書期。狂奴故態。諒先生不罪也。夜來感冒風寒。身酸脚軟。今日將息一日。明日乃就教。快讀大作也。暫此復聞。多碑刻幸每種留一本見惠。感感。外尊家訓二本奉復。教小弟均頓首。

家累牽人不得相從。於金焦北固之間。殊爲悵悵。臨流高詠。徒想謝將軍風致耳。承命至金陵。卽促汝老書之。初旬持至吳門也。雨雪增寒。萬惟珍重。扶老囑筆致謝。小弟均頓首。

國猶 俟考

昨蒙高軒枉顧。以有事學宮。未獲旬候。負戾良多。亟欲叩首雲階。開前旌將發。轉滋瀆冒。謹列賤名。走役代爲九頓。萬惟慈宥。附小刻塵覽。亦以拙工小技。得荷斧繩於當代宗工。甚欣慕耳。臨楮神悚。小弟國猶拜手。

阮處士濬

家有危病之人。雖萬一可救。亦不能無醫藥之費。不識先生可以少那。俟月杪或有所遇。隨卽奉報。不一。是懇是懇。修翁先生大人。學弟濬頓首。

別後連日苦甚。以家有病人。而客囊如洗也。用是欲卒業不刊之書。而亦匆匆不克如願。雖妄識數則。略

無當於高深也。承命暨返。文中子心醉六經。終有日耳。初八日不得已一字附上。倘蒙矜念乎。不敢強也。修翁先生弟濬頓首。

洧侯考

新正未及面頤。承招極欲領教。奈明午有內城之席。萬不能辭。恐往返不及。隆情已心醉矣。謝謝。同郡范年兄諱繼施。以小恙尙未過堂前。曾荷留神。不識檔子上已註到否。抑另日補到也。乞卽詳示爲感。修老年道兄大人。小弟洧頓首。

前猷擾未及踵謝。爲歉。楚中王山長諱岱。係老名宿也。因就廣文。卽于任所起文。赴銓部。移咨貴部。未經過堂。昨聞湖廣藩司冊內無名。恐未便入場。乞年兄鼎力主持。卽致曹老先生。務令進試。倘須同鄉印結。不妨示下。以圖萬全也。頓候回音。切懇切懇。弟洧頓首。

程處士林

拙稿汚案已久。供噴飯多矣。千乞卽擲來手。尙容面悉種種。遜翁老年翁大人。小弟雲來頓首。

□祖謨 俟考

椽筆已光蓬舍。愛敬之誠。未能已已。謹再呈上二紙。乞卽將瓶齋二字。并尊銜酌量佳款。短長賜下。感何如之。修翁老年先生。小弟祖謨頓首。

余相國仝廬

長夏獲捧瑤華。深荷垂注。同心之雅。夢想時勞。乃未得揣馳尺素。寄問音塵。案牘紛繁。勞勞少暇。知能諒其穴劇也。銓曹敍遷。較復無稽遲之歎。得教知卽當榮轉。殊以爲慰。至若世人自異。徐公自常。但凜以夙夜之心。矢之靖共之節。正不必問之時勢。生之在此。不獨得失去留。置之度外。雖是非毀譽。總不以之經懷。旣以此自厲。卽以此爲左右告。想勿逕庭其言也。萊陽已入啓事。甚是可喜。此地因之得以脫然。善之報耳。貴門人尙未至。閩中烽煙初定。易爲恩澤。當事頗多故人。當爲先容。在執事門牆。自應一體關切矣。種種不盡。更容續佈。西塞頓首。

今日已與法君言之。彼云正來會審。不及往看。已改沙耿二君。又囑其并催。二君果定何人。卽日往看。彼已唯唯矣。此聞。

昨有字奉報。未卜入覽否。王師古立候詩綾。致祝王夫子。想已就緒。望卽揮擲爲禱。不一。

昨勞顧未得迎晤爲恨。敝鄉舊學使魏子存。不佞骨肉交。此台兄所悉。在頃以生負充役之案。恐其相累。因向宗伯先生及朱黃高諸年兄。求其稍爲駁查。便可爲將來地。前因尊駕尙不入署。故未得奉聞。今駁稿已定。幸婉爲曲成。如不佞受賜也。如面不盡。

頃承台教。卽諄致之載老。據其回札云。似未可必然。尊駕不妨明早入署。以候行止可耳。札附覽。不一。連日以衙門會議。出署最遲。戎載老又未得晤。不知尊事已定爲否。何日引見。幸示以慰懸念。不一。南北迢遞。問好疎闊。亦以冷署蕭寂之狀。如同僧舍。不能走一介於長安。以至關切如年兄。亦未及時有

往復也。悵悵何如。諸事俱荷留意。古誼真摯。惟有感佩。萊陽卓舉。誠爲可喜。但得留爲後來之地。庶不負此日苦心耳。臬君邀恩格外。此種遭逢。古罕其比。無非台庇之所及也。頃因郵筒。聊附報言。未盡百一。外有小單。并州故鄉。未能忘念。幸賜照拂。容圖續佈。如面依依。古香手泐。

生倦翮。趣飛味同蠟嚼。所不安夙夜者。君恩深重。未敢負耳。然而江蘇繁難。殊出意表。兼以鶴老謝事。署篆片紙不行。四月積案。應批詳文四千七百餘件。又值秋審。奏銷諸大案。俱集一時。刻不容緩。即使手批口答之。劉穆之當此亦當斂手而退。況生之碌碌乎。勉強清理。三月來。寢食俱廢。救過未遑。至於飲冰在中。卽勺水無值。不敢入口。不過自盡此心。未能仰答宸衷於萬一。又安有不虞之譽。凡所以爲知己告者。大半略瑕取瑜也。新秋競爽。閭闔風高。乘機而往。應不後時。長安倚重。生實泰巖在望。凡屬時政。統祈郵示。不必論與生之相關與否耳。子陵之裔。心許瓦全。不期制府首詢其踪跡。而舉國譁張。斷難終止。不得不就輕便一路。內有貴同宗。事實多端。若非見其姓名相近。竟不免於虎口矣。藉使肅復。依依曷極。古香頓首。

日來兩接手教。深感注存。楊玉老之波渣。非不知例。咨題原可並行。以玉老須題爲得體。故姑從之。有費清思。計典之局。停止已久。雖從前暫行一次。原止管明一冊。諸體未備。今則加意求詳。雖不敢略。恐不免掛漏之偶涉。幸爲留意。倘得全邀包荒。皆屬台庇。有應略見之儀文者。不妨與姚岱老商及耳。崔兄已經吳門入閩。業付興泉數行矣。江表遠人。勺水爲戒。無可將念。齏鹽之餘。聊見此中況味。諒不我督也。凱旋

之師雲集。匆匆率報。不盡百一。容圖續佈。臨池依切。古香手勒。

質谷主人 俟考

昨承垂顧。未獲把晤爲耿。季友年兄事。其中委曲。門下諒知之甚悉。但退翁處。尙未有人關會。僕雖年誼關切。而病劇不能親叩。祈門下明蚤入署。切致之。僕病稍愈。容當面謝。只求稍遲二日足矣。伏枕再叩。聞年兄乳燕詩極佳。望卽賜弟快讀之。拙作在子綸處者。知年兄已見。尙容親晤請正。不盡翹俟。翹俟。

孔太保毓圻

春杪握別。忽已深秋。翹首雲霄。懷思何能已也。時從宅報聞詢。知近履嘉勝爲慰。前者安慶所選禮生。原藉鼎呂而行。至於荷愛弗諼。但念諸生往來供事。全冀當事優恤作養。并免雜徭。若與齊民等視。未免多欲求退。然此一段用情。出自當事盛心。又難以筆舌請也。必得老親臺委婉一札。力致撫軍。諭令所屬。加意恤之。卽此相成至意。實爲俎豆之榮。而老親臺明德所垂。感佩寧有既乎。揣此附懇。萬望留神。臨穎禱切。

復亨剛長。道泰履祥。遙睇龍光。曷勝雀躍。每從北來者。奉詢起居。知近祉增盛。竊爲欣慰。茲有圓清二人。頗善承應。特令其叩叩台端。幸不惜塔前盈尺之地。進而試之也。臨穎不旣。

孔太守貞來

自去歲十一月念六日到任。海濱荒殘。衙署冷落。商困民貧。私販充斥。以百孔千瘡之身。萬里投閒。不知

將來作何結局。所幸上台願見矜恕。或可優游歲月。乃見二月十七日邸報。陳太平炎盜一案。駁行江南總督。勢必由臬提取口供。若旌節尙未北返。同城相與料成莫逆。仰祈留神。一爲照拂。其爲感泐。何可勝言。天南天北。動踰數月。都門一切。統望垂意。寸芹侑函。伏惟笑存。楚中已有人促催矣。餘不能備。臨穎禱切。

趙年翁出關。方接手教。並見使者。省老爲尊札。僅三二之數。俱係潮色。且每封短銀一兩。前鄭提塘帶去一字。王府賈奏者。又去一字。俱請示下。久候不至。於七月終旬。買去金三錠。由家抵都。不知都中金子不行也。福寧州黃知州還。知其銀亦錠金。知其仍差人赴閩。繳還原金。方知都門之金。無價至此也。旋有人歸家者。亦諭以此金存之。俟鄒舜臣進京。仍湊銀交上。又慮及生都中無人照管。親臺乃朝中柱石。泰山之靠。正在今日。渭滄將至。舜臣又往。俱賴指南。閩中人文。不振久矣。獨我趙年翁治此科。將八閩人才收盡。不特爲閩中生色。更爲吾鄉望重。真不虛也。事事煩爲留意。想不待來之諄諄者。今督撫兩臺。推重之極。生自是盡力周旋。斷不敢有負台命也。便中附候。不盡所言。

孔明府貞瑄

弟爲飢所驅。謀此升斗之祿。今得食近地苜蓿。皆餘蔭之所及也。弟意歲前受事。則可預支俸薪。爲北行之資。聞向來憑限。多有稽遲。祈鼎力一爲催取。或有使人。或令聖府的當人賈下。勿由地鋪。弟自使人赴藩司掛號。若有楮筆之費。自當敬復。希存清慮。握晤在邇。餘不具悉。